

我当群主乐淘淘(上)

● 金洪远

五十多位年过花甲的老文青聚集在一起,每天群里吟诗论文,欢畅无比,虽然退休前岗位不同,但年轻时共同的爱好在夕阳红里又欢聚于此。于是人称老码头的蒋荣兄提议,“祥和”应运而生。

也许是为人比较热心和随和,群友捧场,于是我被戴上群主的桂冠。家人担忧,你既无情商又缺少智商,群里高人多多,你不见许多所谓的群主在众口难调的境况下焦头烂额而急流勇退。人贵有自知之明,没有金刚钻,何必去揽瓷器活,别自找苦吃,到时吃力不讨好,懊悔来不及。

三年了,“祥和”从当初六个人,到至今的五十多号人,群友虽身份各异,性格不同,但大家相互尊重,相亲相爱,像个祥和的大家庭,让我这个平庸的群主辛苦着,欢乐着混迹至今。

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我们不生产饮用水,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句某品牌的饮用水的广告语,相信对于广大读者耳熟能详。祥和群里不少热心的师友喜好将群友刊发在报刊的文章“搬”到群里共享,切磋。被师友大赞的群里“搬运工”希平兄,当之无愧为一枝独秀。

一般说来,发现沪上主流报刊登载群

友的诗文作品并不难,但他的独门秘籍是轻松地将沪上区报区刊群友的文章下载到群里,而且是“眉清目秀”的清晰版,让我们这些老文青佩服有加而自叹不如。笔者至今叹服的是,前年我三篇文章被天津《今晚报》刊用,竟也难逃他的火眼金睛,他除了通风报信,还神通广大通过“关系”将样报送递寒舍,看着他一脸乐呵呵的模样,怎能不心生敬意。可他说,为群里师友搬运来喝彩,心里最开心。

如果你以为他只是在网络上将师友的作品轻松“搬运”就有失偏颇了。群友郑兄告诉我,去年,他从报刊上知晓郑兄喜好散文随笔,顶着酷暑,拎着一袋沉甸甸的书籍,辗转搭乘公交吭哧吭哧将书送到郑兄家中,茶也顾不上喝一口,让郑兄至今念念不忘;因为聚会时妙瑞兄一句“喜欢签名本”,讲者无意,听者有心,于是希平珍藏的两册《珍贵的签名本》飘然而至王府,接过快递送来的“礼物”,让当年在第 13 野战军红军师服役的老战士妙瑞念叨不已:希平老弟有一颗红亮的心。

讲座自有高人来

现在市面上群很多,有同事群、战友群、同学群、邻居群等等,不一而足。常听周遭一些熟悉的群友抱怨:开始群里热情高涨,可没几次就冷冷清清,因为话题难以聚焦,到后来就偃旗息鼓散伙了。如何走出这个魔咒和怪圈,许多师友提醒我说,定期举办讲座是凝聚群友,增加向心

力的好举措。

也有师友建议说,你人头熟,是否能请些名家来举办讲座,让我们“提高”“提高”。主意是不错,但我想,群里有资深的报人,有经常在中央媒体和沪上报刊的评论高手和散文随笔作者。祥和群里高手多多,何必身在宝山不识宝,舍近求远呢?实践证明,高手在民间,自个丰衣足食是个宝。

第一次讲座请马兄主讲,他是新民晚报的特约通讯员,有多次文章获奖的经历,但这次策划是独辟蹊径,讲的是他获晚报照片一等奖的来龙去脉,想不到文友反应强烈,不少听讲者说,功夫在诗外,处处留心皆出彩,马兄的获奖故事让我们写作者脑洞大开。

接下来推出的讲座一如既往地受到追捧:群友何振华是沪上主流报刊的评论家,时常在中国新闻评论名专栏《解放论坛》亮相的他宣讲的“四史”深入浅出;人称沪上斋名大王朱亚夫的“书房文化”别具一格,他的心语“小康不小康,主要看书房”,“书房是世界上最具有文化的地方”,语惊四座,让采访他的新华社记者击节赞赏。

作家自华的“我是如何为报刊写稿的”;诗人弘毅的晚报“三言两语”专栏,费兄聚焦新民晚报名专栏“灯火”的写作实践和体会,因为接地气、干货多多,大家获益颇丰。不少师友评价说,听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对我们写作太有启发了。而擅



■ 艳(摄影)

杨惠茹

桂花苑

刊头书法 张立敏

长演讲的老友吴德胜是李白烈士纪念馆的名誉馆长,他在上海影城的“我与李白烈士三代缘”的宣讲,被赴会的群里师友称之为“有激情有情怀”。不少在场的师友和观众为他动情的讲演而泪洒演讲厅。

我曾是中国登山队一员

● 杨秋萍

在喜迎冬奥会的日子里,观看正在热映的电影《攀登者》,让我想起在中国登山队度过的青春岁月,想起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艰险经历。

现在 50 岁以上的人只要一提起潘多,都会肃然起敬,因为她是我国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第一位女性。而《登山者》的上映,人们又为我国唯一的无腿登山英雄夏伯渝(电影中的主人公)登上珠峰而惊喜且骄傲。此刻的我深深沉浸在思念中,缅怀中国登山队的大姐潘多,惦记老战友夏伯渝。

1972 年 12 月,我插队的安徽界首县芦村公社推荐我应征入伍。1974 年国家登山队到黑龙江军区挑选两名女队员,要求政治思想好、家庭成份好、个人身体好,我所在部队医院推荐了我。进藏前拍了大头照,写下遗书,作好了“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准备。自此,我与潘多、夏伯渝等一大批登山队员成了生死之交的亲密战友。

1975 年 5 月,我与由 133 名队员组成的中国男女混合珠穆朗玛峰登山队一起向珠峰进军。尽管已是温暖的 5 月,但珠峰海拔高,气压低,最大风力可达 24 级,气温通常在零下至零下 40 度,氧气不到海平面的三分之一,是真正的“生命极

限”之地。

5 月 27 日,潘多和其他 8 名男突击队员历经千辛万苦,攀爬上了一块宽约 1 米,长约 10 来米的鱼脊形地带,极目远眺,四处没有一座峰顶比他们所站的地方更高,他们已经到达珠峰顶端,地球的最高点。队员侯生福用报话机给周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我们 9 个同志,已在下午 2 时 30 分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是中国登山队继 1960 年之后再次登顶珠峰,并测得珠峰高度为 8848.13 米(这个数字一直使用到 2005 年),得到全世界的认可。随后他们在山顶完成了另三项任务:竖立金属测量觇标、潘多配合大本营完成人体遥测心电图、采集岩石和冰块。

登山过程是一个没有观众为你加油呐喊的淘汰赛,有些队员刚到大本营就因缺氧晕倒而被送下山。我同男队友一起,把食品、氧气瓶、帐篷、煤气炉送到各个营地,我咬紧牙关攀登至 6500 米的前方营地,经历了生死考验,在珠峰火线入党,决心把一切献给祖国。6 月 21 日的《解放军报》以“英气撼山岳,奇志比天高”为题作了报道,我父母亲从报上看见我的名字,久悬的心才放下。6 月 28



日,我和登山队全体战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

在登山队我和潘多是好朋友。那年潘多 37 岁,已是 3 个孩子的母亲,最小的还在哺乳期。常年的登山运动给潘多留下一身疾病,但她依然钟情于登山活动,担任上海同洲模范学校名誉校长,鼓励师生们热爱登山运动,并把当年使用的冰镐和珠峰顶峰的岩石赠送给学校。她来上海还几次请我到她下榻的酒店交谈,吃饭,共同回顾登山的艰辛和快乐。2014 年 3 月 3 日她在无锡病逝,享年 75 岁。我在广播中听到这个噩耗,当天就从上海赶到无锡,参加了潘多大姐的追悼会及入葬仪式。潘多在中国登山界乃至世界登山史上都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她身上体现了中国登山队精神:“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

43 年后,我的战友夏伯渝终于实现了他的宿愿,成为中

国第一个依靠双腿假肢登上珠峰的人。1975 年攀登珠峰途中他把睡袋让给了一位藏胞,导致自己因伤冻失去双腿,1993 年他又得了癌症,但残疾与重病并未泯灭他登顶珠峰的信念。2014 年、2015 年登顶遭遇雪崩和地震,2016 年登顶遇极端天气,在距顶峰仅 94 米时被迫下撤。四度遇阻都未能让他放弃梦想。攀登珠峰对一个年届 69 岁、双腿残疾的人来说,艰难艰辛可想而知,但夏伯渝矢志不渝,2018 年 5 月 14 日,凌晨 3 点他离开海拔 8400 米的临时营地向顶峰冲击,终于梦想成真。他感慨地说:“不是我征服了珠峰,而是珠峰接纳了我”。

每当想起中国登山队的大姐、老队友,每当得悉战友们的新成绩,我都思绪起伏,心情难以平静,由衷地为他们高兴。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将永不言弃、坚定信念、勇攀高峰!(作者系原区卫生局退休干部)

来吧,北京冬奥会

● 戴志伟

震天锣鼓敲起来,
满城花坛摆开来,
北京冬奥会,
全球宾客纷沓来。

山高滑冰天梯来,
林深飞雪风伴来,
北京冬奥会,
欢天喜地赛起来。
梅花香自苦寒来,
健儿夺冠奋斗来,
北京冬奥会,
奥运精神继往来。

举国战疫牛劲来,
飞雪迎春虎归来,
北京冬奥会,
我们一起向未来!